



高尔斯华绥选集

現代喜劇

第二部

銀匙

現代喜劇

第一一五部

銀

匙

[英]約翰·高爾斯華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1

John Galsworthy
The Silver Spoon

本書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35 年版本譯出

现代喜剧第二部

銀 匙

原 著 者 [英]約翰·高尔斯华綏
翻 譯 者 汪 倜 然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 12 5/16 插頁·2 字數·272,000

1961 年 7 月第 1 版

196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冊

統 书 号·10078·1735

定 价·(元)1.30 元

內 容 提 要

銀匙是英國高爾斯華綏名著現代喜劇的第二部，繼白銀之後寫英蕾與馬吉爾夫婦的故事。馬吉爾當上了國會議員，宣揚企圖挽救國內危机的反动的福加脫主義，在議會中主張把兒童送到英國殖民地以解決國內失業問題。英蕾在配合丈夫的社交活動中，與一個貴族后裔、生活放蕩的瑪麗麗·佛拉因所謂損害名譽問題，鬧上了法庭。雙方丑態百出，互相誹謗，互揭隱私。作者在本書中描繪了英國議會政治和國會議員們的丑惡面目，又通過上述案件的發展，揭露出貴族地主階級與新興資產階級間的矛盾，使人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生活、偽善面目和那個社會的分崩离析、走向滅亡的阴暗前途。

插曲過客寫索米斯陪英蕾到美國去旅行，旅途中碰到了他的前妻伊琳，他一面設法不讓英蕾和馬吉爾看到伊琳的儿子，自己却去偷聽她的琴聲，刻劃出了索米斯的虛偽而矛盾的心情。

统一书号：16078·1736
定价：1.80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次

第 一 卷

第一章	一个陌生人.....	2
第二章	改变.....	9
第三章	馬吉尔察看“阴阳”.....	21
第四章	仅仅談話.....	29
第五章	舞台边室.....	37
第六章	索米斯張开着眼睛.....	47
第七章	夜間的声音.....	55
第八章	周折.....	60
第九章	家禽和猫.....	72
第十章	弗兰昔斯·魏莫开倒車.....	80
第十一章	索米斯訪問报館.....	86
第十二章	馬吉尔在深思.....	95
第十三章	案件的开始.....	102
第十四章	进一步的考虑.....	114

第 二 卷

第一章	馬吉尔发表演說.....	126
第二章	結果.....	134
第三章	瑪嬌丽·佛拉在家.....	147
第四章	本源.....	154

第五章	案件的进展	164
第六章	馬吉尔訪問比司諾場	173
第七章	对照	182
第八章	收集証据	195
第九章	突变	208
第十章	摄影	214
第十一章	暗影	231
第十二章	深化	236

第三卷

第一章	“馬戏团”	248
第二章	“不准备讓它这样”	258
第三章	蒙米斯乘車回家	264
第四章	問答法	272
第五章	这一天	279
第六章	在証人席里	291
第七章	“受够了”	309
第八章	傀儡	316
第九章	馬格茜太太家里的大宴会	325
第十章	新的一頁	336
第十一章	全都抛开	345
第十二章	別离	358

插 曲

过客	365
关于“銀匙”	386

第一卷

第一章

一个陌生人

一九二四年九月底，一个年轻人在威士敏寺南广场从一辆出租汽车里下了车；因为他的美国气派是那样地不刺眼，司机在向他索取加倍的车资时，不免有点儿躊躇。这年轻人却毫不躊躇地拒绝他的要求。

“你难道不识字么？”他声音轻柔地说。“这是四个先令。”

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过身去，看着他下車地方前边的那幢房子。这是他生平打算进入的第一所英国私人住宅，这事情使他心里起了一种不安，仿佛一个人将要和自己的祖宗亡人离开似的。他拿出一封信来和大門上那块白铜牌的号码对照了一下，嘴里嘀咕说：“准是这儿啦，”就按起門鈴来。

他在等开门的时候，感到极其寂静，而打破这寂静的是一只鐘敲了四下，好象是时间老人自己的声音。等到最后一下鐘声消逝了之后，大門朝里开了，一个几乎光秃着头的男子说：

“唔，爷？”

这年轻人从他那深色头发的脑袋上，把一頂軟帽摘下来。

“这儿就是馬吉尔·孟特夫人的公館么？”

“正是，爷。”

“勞駕把我這張名片和這封信遞給她，好不好？”

“‘佛蘭昔斯·魏莫先生，耐斯壁，南卡州。’請你在这儿等一等好么，爷？”

佛蘭昔斯·魏莫被領進右首一個房間的門口，感到靠近地上有一陣騷動，並且有幾個牙齒在輕輕擦着他的小腿。

“但弟！”那個光禿着頭的人的聲音在說。“你这小鬼！這只狗對陌生人真是一個道地的小畜生，爺。站着別動！我記得它把一位太太的襪子完全咬穿過咧。”

佛蘭昔斯·魏莫很感興趣地看見一只銀灰色的狗，有九吋高，差不多同樣的寬，神采奕奕的眼睛對他仰視着，眼睛下面是一口非常美麗的牙齒。

“那兒是小寶寶，爺，”光禿着頭的人說，一邊指着不生火的壁爐前的地板上一只窠似的東西。“它跟小寶寶在一起的時候，總要攻擊人的。但是只要它嗅過你的褲腿兒，就沒事啦。不過，還是別去碰小寶寶的好。孟特夫人剛才還在這兒；我把你的名片拿上去給她。”

佛蘭昔斯·魏莫在房間當中一只靠背長椅里坐了下來；那只狗躺在他和小寶寶之間。

這年輕人一邊坐着，一邊四下望望。這個房間的板壁漆成淡金黃色，天花板則是銀色。一只翼琴，仿佛一只金色的小鋼琴，擺在房間的一頭。牆上裝飾着玻璃燈架，花卉繪畫，有一幅圖畫，上面畫着一個頸項白皙如銀的貴婦人在舞動自己的衣裙和金色的拖鞋。窗帷都是金色和銀色的。銀色的地毯，踏在腳底下，使人感到非常柔軟；家具都是用一種金黃色的木料做成的。

這個年輕人，突然間覺得很思家。他又想到了一座古老的

“殖民地时期”^①的房屋，那屋子在一条孤寂的南卡罗来纳河的转弯处，河水微带红色。他凝视着他那穿着高领红袍的曾祖父——弗兰昔斯·魏莫，独立战争中保皇党^②军队里的少校——的肖像。大家常常说，这个肖像和他每天早晨修面时在镜子里看见的那个肖像很相象：光滑的深色头发直垂到右鬓角边，狭窄的鼻子和嘴唇，捏着剑柄或者剃刀的细长的带黑色的手，深色的眼睛从眼缝里坚定地向外面凝视。年轻的弗兰昔斯这时看见黑人们在太阳下面的棉田里干活，这种太阳自从他来到这儿后，似乎没有看见过；他带了他的长毛猎犬在沼泽边缘走着，在那儿，佛罗里达的苦藜在一些高大而凄凉的树上结成了彩饰；他在想着，魏莫家的遗产，虽然在内战中遭到了破坏，并且还在衰败下去，但是仍然很贵重；他还在想，自己究竟是守着这份产业挣扎下去好呢，还是把它出卖给那个北方佬^③好——那人想在他自己那却尔斯顿的码头生意之外，再找一个周末休息的去处，而且他准会把那屋子改建得完全失去本来面目的。如今安妮既然已经和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乔恩·福尔赛结了婚，并且跑到北方南松林去了，家里一定很寂寞。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妹妹，他就是这样失去了她：深色的头发，苍白的皮肤，性情活泼，生气蓬勃。是的，这个房间尽管布置得尽善尽美，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他还是不免怀念起家乡来，在这里，唯一不协调的东西是那只狗，侧躺在那里，睡得那么甜甜，它的小腿儿全都悬空了。他轻声地说：

① “殖民地时期”：美国在取得独立以前的殖民地时期。

② 保皇党：美国独立战争中拥护服从英国统治的一派。

③ 北方佬（Yank）：美国人说这个词时，指的是南北战争时北部同盟的人；外国人用这个词时，就是泛指一般美国人。

“这真是我生平到过的最美的房間了。”

“像听到这样一句话，可多么荣幸啊！”

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門边：波浪形的栗色头发下面是一张白如凝脂的脸儿，微笑的嘴唇，短而直的鼻子，很白的眼皮，深色的睫毛盖着深褐色的眼睛。她向他走过来，一边伸出手来。

佛兰昔斯·魏莫弯下身去，吻着她的手，一面庄重地说：

“馬吉尔·孟特夫人么？”

“原来乔恩和令妹结婚了。她美么？”

“美的。”

“很美么？”

“对，很美。”

“我希望小宝宝已经接待过你了。”

“他真了不起。”

“他可以說是这样。我听说但弟咬了你？”

“我想它并没有弄破皮。”

“你看过没有？不过它是蛮健康的。請坐下来，把关于令妹和乔恩的事情全都告訴給我听。这是不是一个真情真意的婚姻？”

佛兰昔斯·魏莫坐下来。

“确实是。小乔恩是一个漂亮正直的人，安妮——”

他听见一声叹息。

“我很高兴。他在信里說他非常快乐。你一定得住到这儿来。你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把这儿当一个旅館就是啦。”
那年轻人的深色眼睛笑起来。

“你真是太好啦！我从来沒到这边来过。战争結束得太快了。”

芙蕾把小宝宝从他的窠里抱出来。

“这个^①小东西是不会咬人的。瞧——两颗牙啦，但它们却不会捉对儿打架——你们是不是这样讲法？”

“他叫什么名字？”

“吉特——克列斯多弗的简称。总算巧，我们对于他的名字是意见一致的。马吉尔——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他是在国会里的，你知道。他们要到星期一才开会呢——爱尔兰问题，自然罗。我们昨天刚从意大利回来，因为国会要开会。意大利真好极啦，——你一定得去看看。”

“请原谅我，刚才敲得那么响的是不是就是国会的大钟？”

“大鵬鐘嘛——是的。它替他们报时刻呀。马吉尔说，‘国会是人类发明出来，拖进步后腿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的头一届工党政府上了台之后，今年这事情就特别有意思了。这只狗这样看守着我的小宝宝，你想这不是很叫人感动么？它的牙床才真可怕呢！”

“它是什么狗？”

“一只但弟·丁蒙^①。我们有过一只北京的狗儿。那可是一个可怕的惨剧。它老是追猫儿；有一天它碰上了一只打架的雄猫，两只眼睛都给抓坏了——抓瞎了——后来就——”

年轻人看见她的眼睛突然亮晶晶了。他发出了一个轻柔的声音，温情地说：“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只好把这个房间完全改变过。这儿本来是中国式的的。那太叫我触景伤情了。”

“这个小家伙是随便什么猫都会被它吃掉的。”

① 但弟·丁蒙(Dandee Dinmont):一种小猎犬。

“幸亏它是和几只小猫咪一起养大的。我們要它，是为了它的腿——前面的腿都是弯的，因此它簡直不会跑，只适宜于看管搖籃。但，把你的腿伸出来看看！”

但弟抬起头来，发出一个否定的声音。

“它是一个厉害的小‘角色’。請告訴我，乔恩現在怎么个样儿啦？他还是很英国派么？”

这青年覺得她最后总算說出了她心里真正要說的話。

“他还是那样；但他是一个爱修飾的人。”

“还有他的母亲呢？她一向都很美丽。”

“到如今还是这样。”

“她自然是这样。我猜現在已經头发灰白了吧？”

“是的。你不喜欢她么？”

“呃，我希望她不会妒嫉你妹妹才好！”

“我想，恐怕，你这話不公平吧？”

“我想，恐怕，我是公平的。”

她默默地坐在那儿，臉儿貼在小宝宝的臉上，显得很冷酷。年輕人感到这种思緒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就站起身来。

“等你写信給乔恩的时候，”她突然說，“告訴他我很高兴，說我祝他幸运。我自己不写信給他了。我可以叫你佛兰昔斯么？”

佛兰昔斯·魏莫鞠了个躬。“那我真是荣幸之至了，夫人。”

“好；你可得叫我芙蕾。咱們有点儿沾亲的，你知道。”

年輕人笑起来，用他的嘴辨别着这个名字。

“芙蕾！真是个美丽的名字！”

“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房間就可以准备好了。自然哪，你有一間独用的浴室。”

他把嘴唇湊到那只伸出来的手上。

“这真好极啦，”他說。“我正有点儿想家咧；我在这儿老是惦记着太阳。”

他走出去时，回头看看。芙蕾已經把她的小宝宝放回到他的窠里去，眼睛直向着她面前望。

第二章

改 变

芙蕾把那中国式的房間重新裝潢一番，倒不仅仅是为了死掉一只狗的緣故。在她二十二岁生日的那天晚上，馬吉尔一回家就說道：

“喏，我的孩子，我已經扔掉出版这行业了。老但貝总是一板一眼——这不是我的終身事业。”

“唉呀！馬吉尔，那你一定要无聊死啦。”

“我要进国会。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差不多同样的受罪。”

他这话是說着玩儿的。六天后，事实証明她倒听得很認真。

“你講得完全对，馬吉尔。这正是你該做的事情。你有滿腦子的思想啊。”

“都是別人的。”

“还有能言善辯的天才。咱們这儿上国会倒真方便。”

“这是很花钱的呢，芙蕾。”

“不錯，这个我已經跟父亲談过。說来很可笑——咱們福尔賽家，你知道，从来就没人挨近过国会。可是他覺得，这事情对我有好处；同时，从男爵們干这行正合适。”

“不幸的是，还得要有一个选区。”

“呃，这个我也試探过你的父亲。他可以跟人家去談談看。他們需要年輕人。”

“哦！还有，我的政治主張是什么呢？”

“我亲爱的孩子，你总該知道——已經三十岁了啊。”

“我不是个自由党。但是，我是个工党或是保守党嗎？”

“那你可以在下届选举以前把它想想清楚！”

第二天，当他正在修面、她正在洗澡的时候，他稍微割破了一点皮，他說：

“土地和如今这失业問題是我真正关心的事情。我是个福加脫主义者①。”

“什么？”

“詹姆士·福加脫老爵士的那部書你总讀过的。”

“我没有讀过。”

“喏，你自己說讀过的。”

“別人都这样說。”

“不去管它吧——总之，他的眼光是看到一九四四年，他的政策也是針對这个时期的。空中安全、土地和儿童移民；在帝国范围之内調整需要与供給；减少我們在欧洲的损失；以及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将来而忍受一个較坏的現在。总之是，不受人欢迎，并且据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可以把这一切都藏在自己肚里，等你挤进去了再說。你非做一个保守党的代表不可。”

“你多可爱呀！”

① 福加脫主义：見現代喜劇第一部白狼第三卷第二章，指詹姆士·福加脫的主張。